

书信卷二

冰夫 著

冰夫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

冰夫文集

周建
题

战友书信卷

冰夫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夫文集/冰夫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ISBN 978-7-5426-3743-7

I. ①冰… II. ①冰…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7788 号

冰夫文集

著 者 冰 夫

责任编辑 钱震华

特约编辑 黎 迦

蓝 漪

装帧设计 鲁继德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上海新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字 数 2840 千字

印 张 131

书 号 ISBN 978-7-5426-3743-7/I · 562

定 价 360.00 元(全 9 卷)

前 言

编辑这部手书信函，为时半年，几经波折，几经反复，现在终于完工，欣慰之中，难免掺杂些许忧虑与不安。

如今信息时代，越洋电话、电子邮件盛行，而手书信函已趋式微，我整理出这本书信集，实是背时之举。不过仔细一想，和我同时代的友人，尤其是老战友，如今很少有人使用电脑。可谓：音信相隔数万里，难得鸿雁捎书回。

这些手书信函，大多是“文革”浩劫之后所留存的。有一些写信人已经谢世；而健在的友人，经常保持联系的也寥寥无几。因此，这些书信，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在海外乡愁袭来的日子，观看这些手书，对于一个年过八十的人，遨游在逝去的岁月中，精神能得到一种安慰与满足。当然，同时也给我带来难以排遣的抑郁、凄楚以及破解不开的迷茫。

思考与回忆，这人生的两大课题，常给予我遐想、希望与欢乐；人们常说：记忆与历史并存。编辑此书的最初缘由，保留记忆，珍藏历史。前人诗云：“留有数行遗墨在，恩波涌出墨光寒。”（高聿公题袁海观遗札）

这些书信大多平实无华。因为大多数人，在给自己朋友写

信的时候，并不是以发表为目的；相反，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声，倾吐自己的欢乐或苦恼，因而，虽文字平淡，缺乏华彩，却去了虚浮，真实可爱。

鲁迅先生说：“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具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

编辑这本书信集，最大的收获是帮助我回忆过往的时光。从前有写日记的习惯，自反胡风运动以后，再也不写日记了。唯有这些书信，尚能保持一点生活的原始面貌，从而窥视其中思想情感的涟漪，历史动荡的火花。

我给朋友写的信，从来不留底稿，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环境的变迁，朋友们也不会保留，大多已“随海风飘去”（战友倪权语）。只有零星的几封回到我手中。朋友写来的信，起先我是保存的。但由于我素来懒散，生活杂乱，看后顺手一放，很少整理，以至几次搬家，特别是移居澳洲，这些信件大多丢失殆尽。

现在仅存的文友和战友们部分手书，还是细心的大女儿在上海时保留下来的。

但是，也有一个特殊的例外。这也是促使我编辑这本书信集缘由之一。2010年我回上海时，特地与内子去无锡看望王晓云。他不仅是我的老战友，也是在那动荡甚至荒唐年代里能以推心置腹的“知己”。

有人说：“知己”，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个近乎圣洁的词。古人早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晓云兄在09年12月11日信中附有【午夜偶得】：

此生幸得一知己，

可与坦怀诉隐衷！

岁末念叨陈祝愿，

养生点击请从容！

晓云在送别时，递给我一个个方方正正的纸包。我说：“礼物已经够多了，又送我什么？”他笑说：“最贵重的，回去再看吧。”

回到旅馆，打开纸包，我惊呆了。确实出乎意外。原来，他将保存完好的1971至2007年间，我所写的144通信函，按年月顺序排列整齐的厚厚一摞，包在这个纸袋里。上写四个字：“物归原主。”

当时，我在上海也翻箱倒柜，找出他从前写给我的信，一同带回悉尼，仔细看过以后，说不出涌在心头的那些酸甜苦辣。看似许多皆言生活琐事，却蕴涵着难于言表的苦难与茫然；这一摞书信，显然是一段记忆，一页历史。

记忆是人类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人们在审视历史中创造未来。记忆积淀下了太多凄苦的往事，他为什么把这些精心保存的书信归还给我？显然不是让我丢弃或忘却吧？

集中所收文友的书信，是我从往日随意留存在旧书生笈中带到海外来的。大多书信内容所涉也只是日常生活琐事，似乎无甚价值，但如若从历史纵深处去看，片言只语也许能真实地反映出文人的心态，时代的寒暑，生活的变异。

就我个人而言，从这些书信中能重温友人故旧的音容风貌，聆听那逝去久远的声音，是晚年生活的莫大慰藉。

诗友林希说得好：追忆历史，分享记忆，是为了开启人们对于未来的美好向往。切莫因生命的平凡而放弃神圣的记忆权利，惟千千万万朴实的生命记忆，才能融铸成不可涂改的历史

真实。

书信的编排，文友部分基本以姓氏笔画为序；战友部分则稍有变化，特别是我与晓云兄的来往信件近 300 通，为避免疲劳读者，自然列在最后为宜。

书信的阐述，袭用了《现代作家书信集珍》以“写信人语”和“收信人语”及注释的形式，在介绍当时情况的同时，企盼扩展或延伸书信的内涵。但由于身处海外，作家的资料难以搜寻，故而谬误遗漏之处甚多，敬请读者诸公指正。

最后要说，这部近 37 万字的手书信函，能搬上电脑，全靠大女儿在工作余暇时帮助植字。其中还得到好友振铎援手植字 4 万余言。谨在此致以谢意。

冰夫

2011.8.9 草于悉尼乔治河边

目 录

· 第二部分 战友手书信函 ·

王昭致王澐(六通)	3
王忠立致王澐(二通)	14
王恩致冰夫	18
王众致冰夫(三通)	20
王学俊致王澐(十一通)	27
王鲁珍致王澐	40
李朗致王澐(十三通)	42
倪瑄致王澐(十一通)	61
倪叔致王澐(四通)	72
孙牧青致王澐(八通)	77
曹宠致王澐(三通)	91
何华甫致王澐(二通)	95
杨力致王澐(二通)	98
宋全夫致冰夫(三通)	103

张继森致王澐	110
孙子湘致王澐	112
祝平雁致王澐(三通)	115
沈其端致徐漠、王澐(二通)	120
崔常立、朱长年致王澐、徐漠(二通)	123
刘凤锦致王澐(二通)	128
王拱辰、胡湘致王澐(二通)	130
赵新田、朱明智致王澐(三通)	134
郭艺文致王澐	137
朱德星(王平夫人)致王澐	140
罗达人致王澐	143
柳南平、孙黎致王澐	146
王澐致王晓云(一四八通)	149
王晓云致王澐(九十七通)	363

第二部分

战友手书信函

王昭致王澐(六通)

1

澐弟、徐妹：

你们好。

大年初一收到你们的来信及照片，我高兴极了，反复地不知看了多少遍，拿放大镜看照片，看看我的小小弟弟，还有没有当年的模样。多少有一点，但若走到街上肯定是认不出来了。

知道你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遭受了磨难，经受了锻炼，也接受了教训。过去的不愉快的事不要多想，省得伤神，值得安慰的是两个女儿都好，更值得庆幸地是我弟成了文学家、作家。徐妹身体也好，看来你身体精神也好。上次余志萍夫妇来，在家吃了顿饭，谈到文工团的老同志，有的像你，王坚等同志都还好，刘艺文的情况不知是否知道？说刘成了植物人，这谁能想到啊！小余回京后（路上生病了）很久才给我来信，寄来你们的地址，（去年）你二哥（朱钦良行二）住院，我陪着，我也是冠心病等多种病患者。他一出院，我就病倒，总是这样恶性循环。有时一年住

三、四次医院，他主要是支气管扩张吐血，左右侧脑血管栓塞，因是小血管栓，所以尚未引起半身不遂。只是走路很慢，人衰老得很，今年七十五岁，像九十的人了。吐血已是第13次了，从12月底到现在六次了，这次从5号开始吐血到今天是第七天了，因今天是星期六，再观察两天，如不见好（每日输液两次）星期一就住院。他人很固执，开始硬不肯住院，这两个多月把我也拖得够呛了，每天想给你写信，硬是坐不下来，安不下心，今天他睡了，我这才动笔，手软字不好，望我弟原谅。

在二十六军时，人家都知道王昭有个小弟弟叫王灏，小表弟叫佟毅，我哪，从思想上跟你亲，我喜欢你的好学、直爽、天真，把你当成我的亲弟弟。这次先和我联系上的第一个是芦苇，她是通过她的一位同学在成都军区干休所查问到的，先通了电话，媳妇接的，当时我们在医院治病。过年寄张贺年片看我能否收到，我收到后去了信，我们也是彼此高兴得不得了。过年时我给你、杨力、苋征寄了贺年片，只有你来了信、相片，她两个无回音。也可能不在济南。

文化大革命，我们到5·7干校劳改，朱二哥种了五个年头的西瓜，到74年才调到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当政治部副主任。我是55年转到地方检察院工作，以后因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抽风昏迷，以后又得了高血压冠心病，现在混了个免费医疗，每月生活补助费160块大洋，我很知足，我未为人民干什么工作，不要什么报酬，好在孩子们都大了，朱老兄一千多元，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大女儿（荣琳）在杭州搞小学教育工作，二女儿（争鸣）在湖北襄樊当医生，大儿子在北京国家安全部当局长了（相当部队少将级）。二儿子松岳是在朝鲜松岳山前开城生的，因此得名，他

在北京工作。三儿子锦东在成都,四儿子朱学雷(64年生)在襄樊工作。松岳经常到上海去,待我写信给他,叫他去看看你。三个儿子都在商界,尚好,老二较富裕,他出钱在襄樊买地盖房盖了加油站。老四在原单位办了停薪留职在襄樊经营加油站。孙子四个,外孙四个,清一色的男子汉,大二三已工作(外孙)大孙子16岁在意大利学习,三个小学,一个幼儿园,最小的5岁多了。

锡俊弟已病故,他媳妇曾在上海动画片厂工作,叫胡曼玮,小表弟佟毅精神分裂症,已死,很惨,病厉害时,不知穿衣吃饭,他爸爸抗日战争时期牺牲,母亲是吕正操司令员的房东,1985年6月原冀中军区司令员……去看老房东及老根据地的人民,正好我去京转道河北安平羽林村看二姨,和表妹一道陪二姨见到吕司令,又照了相,以后出了一本小书“那年那月”还把我们那副相片登上了。哥哥王锡延仍在苏州白塔东路48号住,侄儿女都长大了,最小的也41岁了,都很有出息,嫂子刘慧生和我母亲关系不好,以致我不得已在老娘88岁时接到成都,在我这里生活了三年病故了。

现在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只有小儿媳妇,小孙子,还有个小姑娘帮忙,共5口人,房子很宽敞,住户独院两层楼。成都在春季很好,气候宜人,成都称蓉城,花城,我们住的院子原是国民党一个马师长的别墅,院子绿化很好,有很多花、树,我也养了一些花,这里有很多名胜古迹,都江堰、青城山、峨眉山、杜甫草堂,等等可游览之地,望我弟及徐妹带孩子们来玩玩,家里有你们住的、吃的,出去玩有车,多住些日子,好好谈谈玩玩。假若你能和芦苇赶到一起就更好了,她知道的老同志的情况很多。我准备今天给她写封信约她来玩玩,住些日子。

李朗的地址我没有,也可能小余不知道。你写信给李朗时告诉他我的地址,说我想他了,盼他来信和来成都玩。还是在67年(大约是)在铁道兵大院门外见过一面,那时他编写“星火燎原”,我想向他要一部,自己看看,教育教育我们的后代。那时朱老兄开始被关、管、斗,不准我们接触任何人,所以当时和阿朗谈的很少,尽量回避。

祝全家好!

姐 王昭

95.3.11

2

涇弟:

急忙给你写信,但没来得及发,朱老兄就急诊住院了,这是3月11日下午5点,因咯血厉害急送总医院的。住在成都军区总医院内四科,三病区9床,经过近三天的治疗,已于今日,吐血的第14天开始吐粉红色的了。这次教训:一是不能再吸烟了,二是不能硬撑着在家治疗,固执不住院了。他已75周岁,到成都来了20年,住了二十二次医院,以前几年住一次,现在一年住了5次。

今天有班车,中午回来拿我的病历、医疗证等物,正巧今天是我的生日,69周岁,开始进入七十之年,明早即返回医院。

姐 又写

3月15日

回来见到你寄来的书,尚未来得及看,谢谢小弟。

3

灏弟、徐妹：

接到来信及照片,高兴得很,拿着放大镜看啊看啊,信也看了好几遍,人老了,多么想年轻时的同志们啊,你说的“忆旧”,从余志萍给了我那么多老同志的地址,我试着写了几张贺年片,只有你和芦苇和我联系上了,杨力和朱毅、芪征他们可能是因为身体不大好,听说杨力糖尿病较重,或其他什么原因没给我通信。

我接到你的信后(相片、书)即去挂号信,结果退回,我又去了一封平信,又退回,第三次又将第一封挂号信,换了个信封用挂号信寄了出去,结果你收到了。那两封退回的信都说是没这个室,查无此人,当时我怕这封信又被退回,曾给芦苇去信说了此事,不知他知道你的确切地址否,真奇怪,不知怎么搞的,今后我写信当认真写,当时我猜想你是否搬家了。幸亏这封信你收到了,不然该怪你老姐姐了是不是?

我们都还没出院,他3月28日出院,我27住院,4月30日他又第二次入院,我本来可以出院吃药,休养了,因为5月初摔了一跤,较重,现在除治心脏病外,做理疗治摔伤,真啰嗦,年纪大了,腿脚不好,90年髌骨骨折(膝盖)缝上破碎的骨头,又缝19针,可受罪了。朱老二左右侧脑血栓(小血管)走路无力,看我们当前的情况,可能这辈子出不去了,芦苇也叫我们到济南去玩。他算把我黏糊住了,我自己也不行,腿疼脚疼的。希望你们两个

大姑娘能来也一同来玩玩吧。趁着尚能走动就出来玩玩，到七十以后就有点困难了。

我做理疗 2 个疗程，大约六月十六号以后就出院了。

我有时也愿写点东西，18 年前钦良参加革命 39 周年时，我将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写了写，近来又想补充改写一下，还想写写我幼年的事，我现在正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也喜欢看看杂志、报纸，你写的诗，我看了，很喜欢，不知我弟有没有写小说散文之类作品，你知道老姐姐水平有限啊！

祝全家好！

姐 王昭

1995.6.1

4

濠弟、弟妹：你们好。

接到贺年卡，是今天小保姆来医院给我送来的。

我是昨天下午住院的，冠心病，在家吃药，打针总不见好，才住了进来。上半年我住了七十天医院，又陪他住了三次，最后一次坚持着他输完液我就回家了。九月份我病得较厉害，我想可能见不到你了，后来总算找到了专科医生（院长），药对了症，算是又缓过来了，但治心脏病的药停服了两个月，这就又不行了，在家老操心，管事多，干脆住医院治疗吧，管他过不过年哪，先治病再说，这次病后，手发抖，字写不好，反正是我弟弟妹妹也不笑话老姐姐。

锡延哥已和我不通音信了，今年春节和他生日我都寄去了